

小小说

我背俺娘上楼住

■王子群

过了年，娘就八十五了，再也不能让她一个人在乡下住下去了！

在此之前，每次回家我都会不厌其烦地要接娘到城里住，但娘就是不肯，说一辈子在这个家就没出过门，也不想出门，家里鸡鸭猪狗那么热闹，也离不开。我跟妻子一起好说歹说，最后约定过了年就把她送回老家去，娘这才勉强答应了。

到了我住的那栋旧式楼下，娘听说要上顶楼的七层，就再也不肯挪动一步了。娘说那么高看着就头晕，怎么能住人啊。我说上去就不显得高了，要是怕头晕就不要往下看，跟家里的平房一样一样的。可娘还是不肯上楼。我知道不能着急，娘有时轻时重的老年痴呆症，惹恼了她，返身就走那就前功尽弃了。

我心生一计，趴在娘耳朵边说，还记得小时候你背我上山吗？娘说咋会不记得，那时候你个懒小子，缠着要和我一起上山摘柿子，走几步就要赖不走要我背。我说，那时候你总是说我还没有一捆柴火重，一心要我吃得胖一点。现在你看看，你儿子都快要一百五十斤了，娘你再背背我试试，看你还能不能背得动我？

娘笑了，说，傻孩子，都长成大人了

还跟娘调皮。我说，那你让我背背你，看我能不能背得动你。我背着你在这小花园里转一圈，试试我的力气。娘说，胡闹，累趴下可不是玩的。我说，没事的。小时候都是你背我，现在儿子背你一回，就当还账，也是想叫你看看，儿子膘肥体壮，你就是回老家住了不是也放心嘛！

娘呵呵笑了，只好依了我。等娘在我背上趴稳当了，我说，娘，你闭上一会儿眼睛，再睁开的时候一定会看见好东西的。娘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我背起她就顺着楼梯往上蹿。

娘虽然体重不到一百斤，但连续两层楼梯背上去，我还是禁不住气喘如牛。娘警觉地问，好像是在上楼啊？我说，不是，是儿子背着你模仿上山，感觉就像爬楼梯。等她睁开眼睛，我已经背她上到四楼了。娘发现了挣扎着非要下来。我说，不行，儿子一定要把你背到家才放手。娘急了，揪着我的耳朵求告说，叫我放下来，我自己往家走！

我知道娘是怕把我累坏了，在心疼我，可我还是不敢松手，怕一松手她又跑到楼下去。靠着楼梯栏杆喘息的时候，娘急中生智一把紧紧地抓住了栏杆，说啥都不放

手。我无奈地放下娘，她却依旧抓得死死的。妻子跟上来，说，知道你儿子为啥要背你上楼吗？他跟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了，背着妈妈，就是背着幸福，再累也不怕的。让儿子每天都看见妈妈，能多少报答一点娘的养育之恩，对儿子来说是莫大的幸福。真的。娘，你就让他把你背到楼上去吧。

娘的手慢慢松开了。我赶紧弯下了腰等待着，半天没见动静，刚要回头，两滴湿湿的东西吧嗒吧嗒地掉到脖颈里，热热的，暖暖的。

娘，你哭了？

娘没理我的茬，却说，别背了，我自己能走上去的。

我说，没事，已经走了一半多了。妻子也在一边附和着说，是啊，是啊。

娘的嘴唇颤抖起来。

娘，你咋了？我和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异口同声地问。

娘擦了一把眼泪，笑了，说，既然你俩都说我是幸福不是累赘，那我就不走了。娘也知道你俩趁过年把我诓到城里，是不会再让我回去了的。

我两眼一热，赶紧扭过脸去深吸一口气，和妻子搀着娘往楼上走去……

散文

秋日细语

■夏天娇

云朵飘过了你的城南，我的城北，不诉离伤，只道衷肠。那吹过耳边的不是风，是这个季节的细语。

自古以来，“秋”被赋予了许多形容词，有人说“生如夏花般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秋风荡漾，岁月静好。

最爱的是那秋风吹过，枫叶随风袭卷起来跳一场回旋舞，远远望去，好似一位翩翩少年，身裹红枫衣向你走来，一刹那，似是故人来。倘若你愿走近，又宛若妙龄少女，邀你共舞，一曲探戈，一场芭蕾，抑或是一首华尔兹？它是骄傲的公主，任你思索或沉醉在这场痴迷中，早已随风，再回首，背影已走远，徒留你一地叹息，送你继续征途。

在夜晚袭来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句“最是那一低首的温柔，不胜凉风的娇羞”，那秋风送上的星星点点，让你沉思与迷茫，这时你又禁不住感慨这“美丽的错误”，只不过，它不是归人，是闯入你生活的过客。秋日的夜景，稀疏疏疏地望见那云朵，细数它的云卷云舒，闲看秋的花开花落。

白驹过隙，秋日细语。

那秋风扫过耳际，如爱人间的呢喃。秋的风，秋的风，秋的夜晚，是烙印在这座小城的不朽，它是一个背负行囊的行者，大爱无疆，洒满了我们的花季雨季。

秋雨滴落，随风飘零，它是精灵，赐予这个世界最后一缕灵动，这场洗礼带不走一片云彩，却给我们一场秋的怀念。你若细听，雨水打落树叶弹落地面水洼时泛起的涟漪；雨水沿着伞转动甩落地面的清脆弹跳；雨水顺屋檐滴落地板震动的战栗声……一声一声，清脆悦耳，这场交响乐，秋雨成为指挥家。而后我会联想起一位作者“余秋雨”，恐怕“秋雨”二字带来的震撼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爱这场秋日细语，让我欣赏，成为温暖的人，叫我不卑不亢，清澈生活。

听，这细语……

随笔

七年与两日

■林 莉



我并未提前告知你我的行程，却在即将到站时打电话给你让你去接我。我不问你是否有时间，是否要加班，这一次，我决定不再那么善解人意，我就想这么任性无理一次。你很讶异地接了我，我不给你开口询问的机会，只认真地看着你的眼对你说：“不提过去，不问缘由，好好伴我两日，像男女朋友那样。”你允了，带我坐摩天轮，陪我荡秋千，和我一起喝咖啡，你还背了我，牵了我的手穿大街小巷，越人潮人海。

那日，我头发随意挽起只留几缕发丝斜垂在额前，脖子上戴着一闺蜜送我的生日礼物，一条镶有四色水晶据说寓意极其美好的金色精致项链，上着室友的朋友送给她的白色阿依莲衬衫，因是旧的，所以颇有些岁月的味道，恰是我喜欢的感觉，下着前日新买的素色牛仔褲，一双腿显得修长笔直，脚蹬淡红色细跟亮色凉鞋，一身素净清爽却又不失女人味。女为悦己者容，近旁的你可有瞧见？

你陪了我两日。该离开了，我同你走至人潮中，我是有礼物给你的，极其特殊的礼物。于是，我转身，微笑着对你说：“闭上眼睛，我有东西送你，在我没叫你之前，你都不许睁开眼睛哦。”你依言闭

上眼睛，我微微踮起脚尖，和你同一个水平面，轻轻地吻上了你的唇，很认真很虔诚。这一次，我们那么近，那么近，近得我能听到你的心跳声，还能看见你双眼皮下轻微颤抖的睫毛，该是害羞了。我无声地笑了，脸皮一向那么厚的你竟然也会羞涩呢。想留恋却不敢留恋，狠心离开，趁你未睁开眼前寻了一处拐角迅速躲了起来。

手机里有我事先编辑好了的信息，只消按一下发送键，此刻处于闹市街心眼光四顾的你就会知道事情的原委，不会再找我了。我道：“好聚好散，愿我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一个最美好的印象，不用找我了，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咖啡厅有我留给你的东西，你去了就一切都知道了。”

是一本《苏东坡词集》和我写给你的“诀别信”，因子瞻生性旷达乐观，个人很是喜欢，也望身处浮世红尘的你能效仿一二，于人生大有裨益。信是很久之前就想给你的，但是我没有你的地址也不愿开口问你，我之想对你说又一直不敢说的话都在里面了，这次就索性都说了吧。

躲在街角的拐弯处，我见了你的茫然无措还有你看完信息后飞奔而去的身影。我缓缓蹲了下来，双手捂着脸，虽是初夏的午后，我却觉得从头到脚一片冰凉，这凉，入骨，侵肺，蚀心。眼泪就那样从指缝里钻出来蹦到我脚下的水泥地面，下一秒便挥发了，悄无声息。人来人往，没有谁会注意到这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为情所哭的女孩，人山人海，也没有谁会为这个不知因何而哭的女孩驻足停留。

我在洗澡，在公共澡堂，水哗啦啦乱个不停，我背对着众同胞——那些同我一样赤身裸体的女孩们。我的思绪只集中在同你见面的这件事上，竟觉得除了这水声便再无其他，静得仿佛只余我一人遗世独立。水从我的头顶漫到发梢，脸上满满的都是水，眼睛闭着，并没有电视里女主人公边洗澡边流泪，眼泪与水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是泪还是水的情景出现。我没有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想象的，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你了。

我恋你七年，你回我两日，从此，便各不相欠。

诗歌

大风吹

(外三首)

■徐桂荣

风往东面吹
风往西面吹
风往南面吹
风往北面吹
风往天上吹
风往地下吹

风在风里迷失了方向
风找不到自己的出口
风到处吹
风不停地吹
风把自己吹得
只剩下“呜呜呜呜”的声音

一场寒流能带来什么

带来一场又冷又硬
藏着猛兽野獠、金戈铁马的风
轻而易举就将这些软软的懒散的日
子击败

占领它的家园，山河，子民
成为这里的主宰

将最后几片树叶剥离树枝
将最后几只鸟巢掏空
将所有的草木、墙壁等等直立的事

物

再摇一摇，使劲地摇
直到天空支离破碎，大地被彻底颠

覆

主宰总有主宰的样子
它要残酷的新，和一丝不苟的荒芜
之后，将曾经带走的
一次次带走的，一切
再带回来，放在设定好的秩序上

比如，一场雪
这世界最纯粹最纯净的底色
比如，一河冰凌
让惯于奔跑的水慢下来，停下来
再比如，一树梅花
这时，你情不自禁地仰起脸来

风吹耳朵

作为一棵奔跑的树
我早就谢落了满身的花朵
只剩下这两只叶片了
一左一右，交由清冽的东风
一遍遍吹着

只剩下这两只忠诚忠实的叶片
将这个世界的颤动，战栗，声音
一丝丝传递给我
让我听，感知并接受
从而成为这世界的一部分

一棵奔跑的树，无论春秋
都有两只叶片紧随其身
不脱落，更不会背叛
此时，被冬日清冽的风吹着
微微疼痛

已经准备好了

起风了。天空提前暗了下来
这是又一次寒潮的前奏
天气预报说
二十四小时内，将降温 8°以上
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冬天
就要来临

旷野上，一棵独立的树
以独立的姿态，独自撑着一片天
她的枝桠光秃秃的
早已没有落叶可落
风吹着她，不停地吹她
她不出声，也不摇晃
似乎已经准备好了，似乎就要这样
迎接一个未知的冬天